

上 先生与我

—

我常称他为先生，因此在这里也仅写作先生，而不道出姓名。与其说是忌惮人言，莫不如说这样对我比较自然。每当我想起他，就想马上唤一声“先生”。提笔时的心情亦是如此，实不愿使用那种有疏离感的缩写字母。

我与先生在镰仓相识。当时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我有个朋友利用暑期泡海水浴，他写信叫我无论如何都要去，于是我便筹钱过去了。我筹钱用了两三天，结果我到镰仓还不到三天，叫我去的朋友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叫他返家，据说是母亲病了，可我的朋友并不相信。之前，他在家乡的父母亲硬要逼他结婚。按现代的习惯，他还远不到结婚的年龄，更重要的是，对象不合他的心。因而他暑假故意不回家，跑到东京附近来玩。他把电报拿给我看，问我有什么主意。而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倘若他的母亲真的病了，他当然应该回去。因此他终归是回家了。特意过来的我，变成了孤单一人。

距离学校开学还有许久，我现在既可以待在镰仓，也可以回去，我还是决定留在原来的住处。我的朋友虽然是一位中国资产家的富二代，但因为还在上学，年龄也不大，生活用度也和我所差无几。因此，我独自留下来便不用特地再去另寻住处了。

旅馆位于镰仓的偏僻处，要走过一条很长的田间小道才能接触到打弹子和吃冰激凌等时髦事物。坐车就要花两角钱，不过这里建有几栋私人别墅，离海边很近，是洗海水浴的绝佳地点。

我每天都去海边。穿过陈旧的、烟熏火燎的草屋就到了海滩。没想到这里竟然住着这么多城里人，有许多来避暑的男男女女在沙滩上走动。有时候海面像澡堂一样人头攒动。虽然我谁都不认识，但也沉浸在这喧闹景色中，时而躺在沙滩上赏景，时而让波浪拍膝，蹦跳得不亦乐乎。

我就是在这纷繁景象中见到先生的。当时海边有两家茶馆，机缘巧合下，我习惯去其中的一家。和那些在长谷附近有大别墅的人不同，来这避暑的客人没有各自专用的更衣室，必须使用这种公共更衣室。他们除了在这里喝喝茶、休息之外，还在这里洗泳衣，在这里洗净身上的盐分，或是把帽子和伞寄存在此处。我没有泳衣，由于担心随身物品被盗，每次来海边的时候也把东西都放在这间茶馆里。

二

我在那间茶馆见到先生的时候，他正好脱了衣服要下海，而我正好让风吹着湿漉漉的身体从水中上来。两人之间人头攒动遮住视线，若不是有特殊情况，我也许不会注意到他。尽管海边如此拥挤，尽管我如此漫不经心，我还是立即注意到了先生，因为他正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

我正要走进茶馆，那个外国人白皙的皮肤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他脱下身上的日式浴衣扔在长凳上，抱着胳膊面向大海而立。首先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他只穿着一件我们穿的那种裤衩，其他什么都没穿。两天前，我到由井岸边的时候，曾在沙滩上观察了许久外国人下海的样子。我坐在一个稍高的小沙丘上，旁边就是旅馆的后门。在我观察的期间，有许多男人洗完海水浴上来，却没有一个人露出身体、胳膊或大腿。女人更是喜欢把肉遮起来。人们头上基本都戴着橡胶头巾，海面上浮动着一抹紫色、藏青色和蓝色。我刚见过这种景象，再看到这位只穿一件裤衩站在大家面前的外国人，觉得很稀奇。

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看自己身边弯着腰的日本人，说了两句话。这名日本人正捡起掉在沙滩上的毛巾，捡起来包在头上，就向海边走去。这个人就是先生。

我出于好奇，目送着他二人走向海边的背影。他们径直走进海中，穿过远处浅滩熙熙攘攘的人群，去到比较开阔的地方开始游泳。他们向远方游去，身影越来越小。不久折返过来，直接游到岸边，回到茶馆之后也没洗澡，擦干身体，穿上衣服就匆匆离开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仍然坐在长凳原处抽烟，心中呆呆地捉摸着先生，总觉得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见过。

那时的我，与其说是无忧无虑，倒不如说是无聊。因此，第二天到了也许能见到先生的时间，我就特地去了茶馆。结果，那个外国人没来，先生独自戴着草帽来了。他摘下眼镜放在柜台上，用毛巾包好头就匆忙下海了。他像昨天那样穿过熙熙攘攘的浴客们，独自游泳的时候，我突然想跟上去。于是我追上去，让浅水溅着我的头，到了很深的地方，就挥动双臂朝先生的方向游了起来。可是先生与昨天不同，他划了一道弧线，从一个巧妙的方向朝岸边游去。因此我的目的落空了。上岸后，我甩着滴水的手走进茶馆的时候，先生已经穿戴整齐走出店外和我擦肩而过。

三

第二天，我又在相同的时间来到海边见到了先生，重复了那天同样的情况。不过两人之间没有搭话的机会，也没有互相打招呼。而且先生的态度不喜社交，他定时超然而来，又超然而归。无论周围如何热闹，他都貌似注意不到的样子。之后再没见过起初和他同来的外国人，先生总是独自一人。

有一次，先生如往常一样从海中上来，正要穿放在老地方的浴衣，可不知为何，浴衣上沾满了沙子。他为了把沙子抖掉，就向后甩了两三下，结果放在衣服下面的眼镜掉进了地板缝里。先生系好白底蓝花的衣服的腰带之后，发现眼镜不见了，急忙开始寻找。我马上把头钻进凳子下面，伸手捡出眼镜。先生道了谢，从我手中接过眼镜。

次日，我跟着先生后面跳进大海，和他一同游向远方。游出二百多米之后，先生开始回头与我讲话了。漂浮在辽阔苍茫的海上，附近只有我们两人。放眼望去，强烈的阳光洒在山水之上。我活动着自由、欢欣的肌肉在大海中狂舞。先生忽然停住手脚的动作，仰面躺在波浪上。我学着他的样子。蓝天在我脸上投下耀眼的光芒，“真快活！”我不禁大喊道。

过了一会儿，先生想要在海里站起来似的换了个姿势，催促

我说：“咱们回去吧？”我体质比较好，还想在海里多玩一会儿。可是先生一招呼，我马上爽快地答道：“嗯，回去吧。”于是我们原路游回了岸边。

从此我和先生有了交集，但还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之后又过了两天，差不多是第三天下午，我在茶馆遇见先生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你还打算在这里住很久吗？”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知怎么回答。因此就说：“我也不知道。”可是看到先生的笑脸，我突然不好意思起来，不由得反问：“先生呢？”这是我第一次叫他先生。

那晚我到先生的旅店去了。虽说旅店与寻常旅馆不同，是类似宽阔的寺院一样的别墅。我知道先生的家人并不住在这里。由于我口口声声叫他先生，他苦笑了，我忙解释道，这是我对年长者的口头禅。我试着问起前几天那个外国人，先生说脾气古怪，已经不在镰仓了。闲聊了一阵，他说，与日本人都少有来往的自己，竟然还结交了个外国人，真是不可思议。最后我和先生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却想不起来。当时年轻的我，还暗忖对方是否有同样的感觉，并且期待着先生的回答。然而，他沉吟一会儿之后答道：“实在是没见过你，是不是你认错人了？”让我很是失望。

四

我是在月底回东京的，比先生早早地离开了避暑地。我同先生分别时曾这样问道：“以后我可以时常上门拜访吗？”先生只简单地回答：“嗯，来吧。”当时，我很想和先生交朋友，期待先生能说几句亲切点的话。因而这不尽人意的答复多少有点挫伤了我的自信心。

先生做的事常常让我很沮丧。他似乎也有所察觉，又似乎根本不加理会。我一再感到些许失望，但又不舍就这样离开先生。相反的，每当我因不安而动摇之时，却更想前进。我想，如果向前一步的话，也许我期待的东西就会圆满地呈现在我面前了。我很年轻，但我并没打算把我年轻的血液为所有人这样直率地流动。却不知为何偏偏对先生一人产生这种感觉，直到他逝世之后的几天，我才开始明白，他从起初就不曾讨厌我。他对我表现出来的不经意的寒暄和冷淡的动作，并非是想要疏远我的不愉快的表现。可怜的对想要接近自己的人发出警告，警告自己不值得接近。拒绝别人亲近的先生，在蔑视别人之前，已经先蔑视自己了。

我怀着一定要拜访先生的心情回到了东京。那时，距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我本打算去拜访一次，但从镰仓回来之后，过了两三天，那种心情就淡了。而且大城市精彩的气氛和记忆复活的

强力刺激一起深深感染了我。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的学生的面孔，就感觉到了新学年的希望和紧张。我便暂时忘记了先生。

开学后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我的心情再次放松下来。我带着不满意的神情在室内来回踱步，像想得到什么似的环视自己的房间。先生的面容重新浮现在我心头，于是我又想去看望先生了。

初次拜访先生的时候，他不在家。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记得是个星期日。天空晴朗，空气沁人心脾。那天先生不在家。在镰仓的时候，我记得他亲口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大多在家。貌似他不喜外出。可是我来了两次却都扑空。想起他的话，心中无端生出一股不满。我没有马上离开玄关，看着女用的脸，犹豫地站在那里。那名女用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递过名片，就请我等一等，又回到了屋内。不久一位夫人模样的人走了出来，是一位美丽的夫人。

她礼貌地告诉我先生的去处。据说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的这天都要去杂司谷墓地向一位死者献花。“他刚出门，还不到十分钟。”夫人怀着歉意回答。我点点头就离开了。在喧闹的街头没走多远，我突然想何不顺便到杂司谷去走走，也许会见到先生呢。我这样想着，马上往回走。

五

我从墓地前面的苗圃左侧进去，沿着两边种着枫树的大路向深处走去。此时，从路边茶馆走出一个先生模样的人。他的眼镜框映着阳光，我一直走到他身边才蓦地大喊一声：“先生！”他突然停步，看着我的脸，“怎么……怎么……”

他重复了两遍同样的话。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情绪，回响在白日的静寂中。我一时答不出话来。

“你跟着我吗？怎么……”

先生神色平静，声音低沉，但他的表情中有种难以形容的阴影。

我告诉他我是怎么来的。

“来给谁扫墓，我妻子说了那个人的名字吗？”

“没，这倒没说。”

“是吗。也对，她和您初次见面，自然不会说的。”先生露出得意的样子，我却不明白他的意思。

先生和我穿过墓地向马路走去。在依撒伯拉某某之墓、神仆洛金之墓等等的旁边，有一座写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塔，还有写着全权公使某某的。我在刻着“安德烈”的小墓前问先生：“这怎么读？”“我想应该念作 Andree（安德烈）吧？”先生苦笑着说。

我觉得这些墓碑的种种样式滑稽和有讽刺意味，先生却不像我这样。我指着圆的墓石和细长的花岗岩墓碑，不停地说着。他起初默默听着，后来对我说：“你还没仔细思考过死亡这件事吧？”我沉默，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在墓地尽头，伫立着一棵参天的银杏树。走到树下时候，先生仰视着高高的树梢说：“再过一段时间就漂亮了，所有的叶子都变黄，这里的地面会覆盖一层金黄的落叶。”原来，先生每个月都会经过这棵树。

对面有人正在平整土地开辟新墓地，那人放下手中的铁锹看着我们。我们向左一转便走上了马路。

我没有要去的地方，只是跟着先生的脚步走。先生比平时更加寡言，但我并不因此感到局促，就这样溜达着。

“马上回家吗？”

“嗯，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两个人默默地往南下了坡。

“先生……的墓地在那里吗？”我再次开口问道。

“不是。”

“那么是谁的墓呢？——是亲戚的吗？”

“不是。”

先生没有回答其他的话，我也就不再问了。走了一百米左右，先生突然又提了起来：“那里有我一个朋友的墓。”

“您每个月都给朋友扫墓吗？”

“是的。”

那天，先生除此以外没讲过其他的话。

六

自那之后，我时常去探望先生。每次去他都在家。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到先生处去得更勤了。

然而先生对我的态度无论是初识时还是来往密切之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先生总是很沉静，有时太过沉静到孤独的地步。一开始我就觉得先生怪异得有些令人难以接近。然而，这却让我有种无论如何都想接近他的强烈感觉。也许众人之中只有我才对先生有这样的感觉吧。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说我幼稚也好，笑我蠢笨也罢，我对自己得以预见这点的直觉感到可喜。能爱别人，忍不住去爱人，尽管如此，当有人要投入自己怀抱之时，却不能张开双臂去拥抱，这就是先生。

如前所述，先生始终是沉静而稳重的。但偶尔会有奇怪的阴影掠过他的脸，如同窗外飞鸟的阴影一般，蓦地一闪，随即倏然而逝。我最早发现先生眉宇间的阴影，是在杂司谷墓地突然叫他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我心中始终奔流的血液一下就变得迟缓了。但那只不过是暂时的停滞，不到五分钟，我的心脏就恢复了平时的跳动。之后，我也就忘记了那阴暗的云影。让我突然回想起这件事的，是小阳春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

我正和先生说着话，眼前突然浮现先生特意让我看的那棵大

银杏树。算起来，距离先生每月例行的扫墓日期刚好还有三天。这第三天是我下午没课的快活日子，于是我对先生说：

“先生，杂司谷的银杏大概已经落叶了吧？”

“也许还没落光。”

先生一边回答，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我马上说道：

“这次去扫墓的时候，我和您作伴可好？我想和您一起去那儿散散步。”

“我是去扫墓，不是去散步的。”

“可是顺便散散步不是很好吗？”

先生什么都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真的只是去扫墓。”他好像非要把扫墓和散步分清楚似的。这是不想与我同去的借口，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我觉得那时的先生简直像个孩子，十分反常。于是我就更想去了。

“那么扫墓也好，请让我一起去吧，我也去扫墓。”

其实我觉得把扫墓和散步区分开毫无意义。这时先生的眉宇间笼罩了一层阴影，眼中流露出异样的光芒。那貌似是困扰、厌恶、恐惧和些许不安。我突然想起在杂司谷喊他“先生”时的情形，两次表情完全一致。

“我呢，”先生说，“我有不能对你说出口的理由，我不想和别人一起去那里扫墓。我连自己的妻子都没有带去过。”